

## 原野的风

■秦钦儿

起风了。域外的风进不来，它们为林立的高楼所挡，侧着身子，想要从楼宇间的缝隙挤进来，发出痛苦的嘶吼。

绿化带的树木摇摆个不停，落叶哗啦啦，这是风在扭动肢体发泄情绪么？如果不是被钢筋水泥激怒，它们在半空中自在飘荡，会更惬意。

城外山野的风来去逍遥，不带一丝一毫的委屈和抵抗。天地开阔，山野空寂，风任意行走，脚步轻盈，无声无息……风真的是在行走呢，江南的雨绵密而透明，可是行走的风将它们扯成了一片片雾帘，充满张力，快速平移——风在急急地赶路，顾不得雨情愿不情愿，裹挟着它们从这座山头赶往那座山头，不知道要赴一场怎样的邀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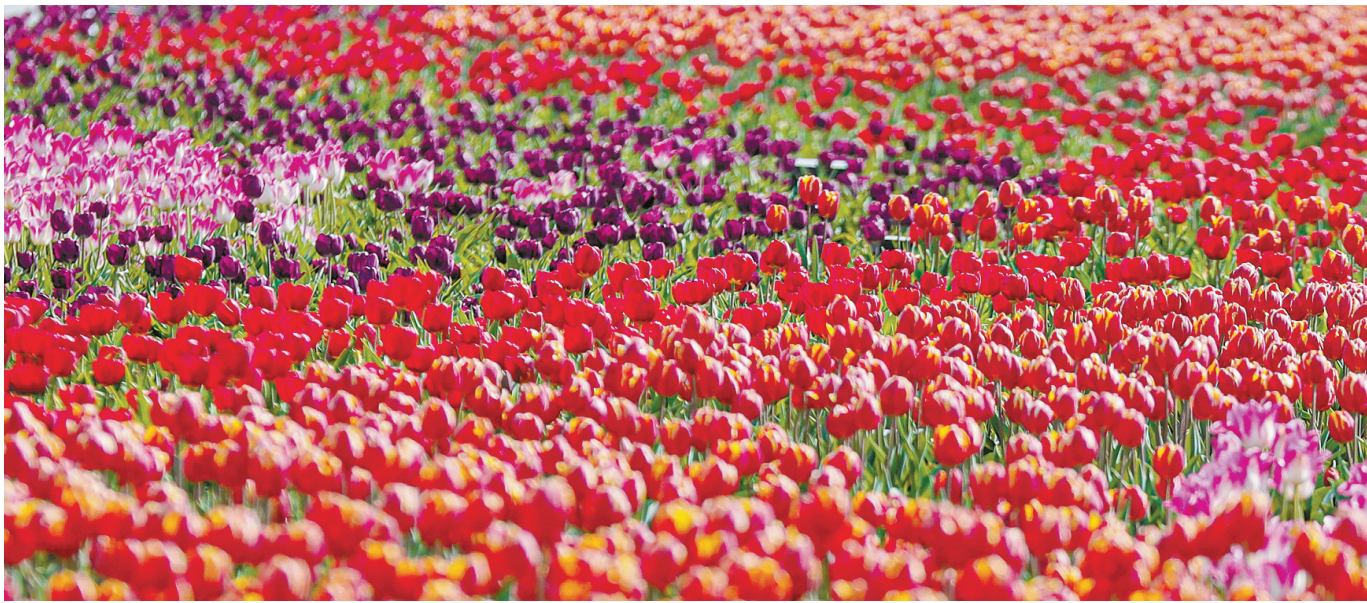
在辽阔无垠的原野上，风总是最自由的画家，以无形的笔触，在广袤的大地上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画卷。春天，万物萌动，原野的风带着生机催开千万朵无名野花，虽无人欣赏，却也五彩斑斓；夏日的风穿梭在稻田之间，热烈而奔放，掀起层层绿色的波浪；秋天，风突然变得成熟了，也深沉了，沉淀着收获的喜悦，颌首向大地致意；冬天的风凛冽而粗犷，在空旷的原野上扫荡，飘洒下片片雪花，将大地装扮成银装素裹的世界。原野的风是大自然的呼吸，是生命的律动，它或轻柔，或狂野，以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见证着四季的更迭、岁月的流转，也以最真挚的方式诉说着自然的美好与生命的奇迹。

阔大无边的风从山中来，拂过山坳里的一片空谷草甸，那些野草长得密密匝匝——这是一片荒芜的土地。春天，我带着小儿去那里挖土，打算背回来种菜。正当我埋头铲土的时候，这小儿扔下铲子，奔向那片草甸，呼喊着：“风来啦，风来啦！”他满地跑跑去追风，一边追一边用手机拍视频，看样子追风比挖土有乐趣得多。一番令人震惊的景象终是被他捕捉到了：山风用它巨大的手掌扫过辽阔的草甸，所过之处，每一株野草都俯首称臣，瞬间又直起身，又一阵大风横扫过来，野草们再次屈服帖帖。风来来回回，掀起一波一波的草浪，起起伏伏，茫茫草海如龙穿行，舞出了万马奔腾的气势。这自然的力量，这壮阔的风呵！

风还会翻墙。白石山脚下有一片林场，四周有石头垒的围墙，墙外有一口大湖，墙内是林场，看护林场的是跛脚老李。围墙一半沿山蜿蜒，一半伸进湖水里，进出林场有两扇钢筋焊的大铁栅门，终日锁闭。四九寒天里，朔风呼啸，把一湖湖水搅得皱巴巴。又要过年了，老李女人拖着两岁多的儿子去湖边浆洗被面，她用棒槌一下一下敲打被面，棒槌起起落落，水花四溅。隔着十几米远的地方，顽皮的孩子蹲在墙根玩水，不小心一个跟头栽进了湖里。所幸下半年湖枯水浅，孩子在水里不停地扑腾、号哭，哭声被大风反方向刮走了，老李女人的眼里只有棒槌和被面，全然没有听见。可是风听见了，风也不是那么冷酷无情，它越过石墙，把孩子的哭喊声送到了墙外，过路的砍柴人听得清清楚楚，急急地翻过铁栅门，把冻得发紫的孩子捞上了岸。

到城外走一走，吹一吹山风吧。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在山岗头上发呆，他凝视着幽深的湖面，一动不动——这山岗下的村庄曾是他的家园，这里曾是他童年生活的地方，儿时活色生香的乐园——在那个冬天，哪怕湖水差点淹死了他……那些风啊，云啊，光影啊，溪流啊，鸟儿啊，还有草际间数不清的虫子们，都聚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奏乐，可是他的母亲已经不在。

山风轻拂，一位老人就这么在风中立着——在时光的长河里，从少年到暮年，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一点一点逝去，消失在风里头，他的那点回忆、惆怅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

万紫千红总是春 (徐诚 摄)

## 岳麓书音

■瑜语

今年春节去长沙，岳麓书院自然是必游的地方。作为书院，它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分量是厚重的，无论是当时的意义或带来的深远影响，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。看岳麓书院，不仅仅看几栋古建筑，见识庭院园林，更是去体会书院一千多年来依然有着生命活力的缘由。

北宋开宝九年（976年），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，在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下创建岳麓书院。此后，李允则对其进行扩建，确立了讲学、藏书、祭祀、学田四大规制，书院水准和地位自此迅速提升。

在新春乍暖还寒的风雨天来到书院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古戏台模样的建筑，上有“赫曦台”牌匾。开办之初，岳麓书院就是一个开放的教育基地，有许多学者来此讲学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老师，先进的教育理念成就了传道济民之才。

遥想当年朱熹为了与在书院天主教的张栻探讨学术思想，从福建不远千里来到长沙岳麓山下。一天清晨，朱张两人相约登上岳麓山顶，看到初升的太阳，朱熹赞叹：“赫曦，赫曦！”张栻便在观日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观景台，朱熹为其取名“赫曦台”，并题额。书院二门后面的讲堂便曾是朱熹、张栻“朱张会讲”的地方。我静静地坐下，想象着千年前课堂的场景。

朱熹和张栻会讲时都不过三十几岁，已跻身当时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最前沿，他们探讨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人性。从最初几天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思想火花激烈碰撞，到后面的相互佩服，由此增进了友情，留下了千古佳话。

书院里有许多年代久远的牌匾，其中有四块石刻或牌匾含金量十足。宋真宗御赐“岳麓书院”匾额，让书院名震四方，跻身北宋四大书院之列，如今留下来的明代“岳麓书院”石刻，宋真宗手书。还有康熙御书“学达性天”和乾隆赐书“道南正脉”，使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得到肯定。其间，大批著名学者被聘为山长，学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
其实，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书院，以岳麓书院为首的“四大书院”名声最响。如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，是承载朱熹活动遗迹、思想学说最多的一所书院，他对书院的重建，使之享有“海内第一书院”之誉。地处河南登封嵩山的嵩阳书院，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。还有位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，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，后经宋真宗赐名“应天府书院”。这“四大书院”和千百所书院一起，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璀璨星河。书院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场所，更是思想碰撞与启蒙的重要阵地，承载着传承文化、培育人才的使命。不同学派的学者们会聚于此，各抒己见，相互辩论，在交流中推动着学术的进步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，激励他们去追求真理、探索未知。

“你快看，这里还有‘实事求是’呢！”女儿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回，1917年，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（湖南大学前身之一）迁入岳麓书院旧址，校长宾步程将“实事求是”作为校训，制匾悬挂于讲堂。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，有段时间寄宿在岳麓书院，和书院的老师和学生多有交流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学生，这些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，后来“实事求是”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。

岳麓书院严谨的学规和培养学生的理念让我感叹。讲堂右侧墙壁上的玻璃相框里，是清朝乾隆十三年由山长王文清手定的书院学规，共18条，108个字，前十条讲如何做人，后八条是如何做学问。如时常省问父母、朔望恭谒圣贤、举止整齐严肃、服食宜从俭素、通晓时务物理、参读古文诗赋等，表达出书院务实认真又注重人伦人格的教育理念，即使在千年后的现代教育中仍能起到重要作用。而且书院硕果累累，培养了杨昌济、陶澍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蔡和森等一批批著名人物，不得不令人佩服。

身为祖籍东阳的宁波人，当我在书院陈列室发现“宁波余姚”和“浙江东

阳”的字样时，不禁眼前一亮。展板信息告诉我：王阳明在贬谪途中路过长沙，于岳麓书院拜谒朱张祠，留下“循思两夫子，此地得徘徊”的诗句，为书院增添了一抹心学的独特韵味。王阳明的弟子徐爰也曾在此讲授心学。此外，朱熹在东阳石洞书院访学、掌教，有记载的就不下三次，至今石洞书院还留有“流觞”等朱熹书写真迹。

都说东阳的孩子会读书，原来是有圣人文脉的助力。想起上世纪70年代父亲从部队到地方工作时，曾试图说服母亲回他老家东阳工作生活，说辞之一就是东阳有好学校好老师。朱熹与东阳的这段缘分，让我这个没有在父亲故乡（当然也是我的故乡）生活过的东阳人，打心底感到自豪。

让人兴奋的还是书院的传承。湖南大学与岳麓书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现实联系。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学术中心，与湖南高等学堂合并改制为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后，又历经多次变迁和发展，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。1950年，毛泽东主席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。如今，这座没有围墙的大学是莘莘学子向往的殿堂，也是网红打卡地。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大学二级学院开设了历史学、哲学、文物与博物馆学等专业，设有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和博士后流动站等，更是吸引着众多热爱文史的青年人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岳麓书院内外多处讨人喜欢的景观，如风荷晚香、碧沼观鱼等。岳麓山上树林碧翠、人文古迹密集，穿石坡湖水清澈，周围植被茂盛；飞来石形态奇特，屹立在山间；万景园一步一景，美不胜收。我最钟情的莫过于红柱碧瓦的爱晚亭，它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岳麓山的美景之中，这里曾是文人墨客驻足赏景、吟诗作对的地方，与岳麓书院的文化气息相互交融，展现着这片土地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魅力。坐在亭内，杜牧笔下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诗意扑面而来，能在这样的地方读书做学问怎么能不幸福呢！

## 下一站，春季

■黄黎霞

在冬的霜寒里徘徊  
大地褪去斑斓华裳  
只剩素简与苍苍  
远山白雪封印，万籁俱寂  
深夜古寺，悄无万息  
在寂静中悠悠回荡  
枝头残叶颤抖，似在低诉  
行人匆匆，裹紧棉衣逃离

## 初春·雨水

■冯志军

了咯咯笑着，被我的回头惊到，嬉笑着四散——“初春”在太阳底下，瞬间炸开了。

有孩子不过瘾，小小绕了个圈儿，又躲到了我身后，学鸟儿张开双臂，鼓着鬼脸，扑啦啦飞着，逗引得另一边的孩子们索性不管不顾，四脚朝天倒在了地上，哈哈大笑。柳枝上的鸟儿被感染了，一群一群飞起来，在嫩蓝蓝的天空，留下几个小点儿，很快消逝得没了踪影，只有柳枝轻晃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有孩子玩疯了，悄悄从另一侧扑来，又尖叫着躲开，踩住我在太阳底下细长的影子，一遍遍向同伴炫耀——敢踩老师的影子！是谁纵容的？这是透明的太阳吧，是这水洗一般的天吧，是这无所事事飞来飞去的鸟儿吧，是这探头探脑的柳枝吧，是欢快流淌的春水吧……

大地广袤，我们将万物的一条条经脉中隐约感知节气的变幻。比如，这样忽雨乍寒的春日，盼来突晴突暖的日子，迎来或大或小的雨水，让人去了寒意，挣脱了厚重的束缚，丢了沉滞的臆想，在大自然微泄的春的消息中，平白

得了“绿柳才黄半未匀”的美好，令人窃喜。

“春”啊，读起来何等铿锵饱满、惺忪可爱，那模样又是何等妥帖整齐。大概，春给予的欣喜，渐渐出现在“雨水”左右的时间里，欣欣然盼啊，等啊，在“一春能有几番晴”的阴雨中反复，在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的滴答中生动，也在所有的春寒、春困、春愁、春怨中张望所得。一到“暮春时节”，天热了，万物哗啦啦地豁开了长着，春，就显得理所当然，那时的春和春里的人们又不一样了，在春的脚步中凝滞，在留春、送春、惜春、伤春中感慨。

始终感激，能在这四季分明的江南生活，立春一过，天气预报再怎么“寒潮”威力几何，我的身体都能在隐约中，生出对春的向往，仿佛“立春”只吹了一声喇叭，所有的便开始向往着雨水、惊蛰等一个个节气的到来。节气，是大地的生物钟啊，而日子，不爱平铺直叙，积极欢喜地响着。风很柔和，空气很轻，太阳很暖，人们很幸福，春，正要经历雨水这个节气。



聊赠一枝春 (水贵仙 摄)